

守住一片绿荫

路来森



他，知道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吗？也许不知，因为他守望的这些树不是3月12日栽下的，在以后的这个日子也再没有人来栽树，但他孤独地守着这片树林已有近10年。他就居住在这片树林中的两间简陋的小屋里。如不知道植树节并不重要，对他来说每天都是植树节，树已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他还记得，第一年里，刚栽下的小树，是那样的纤弱。孤俏的一根树干，疏疏地缀着几片树叶，生命如婴儿般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场风雨过后，他总要循着林地查巡几圈，刮歪的，扶正；吹倒的，撑起。培根固本，认真地呵护着每一棵小树。那一段时间，他心中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眼前的小树，想着怎样使每一棵小树成活下去，然后成长为一棵棵大树，使这块土地，成为一片郁郁的森林。

那一年，树尚小，他就树隙里种上了黄豆，耐涝。因为是春天种下的，所以秋后的黄豆籽粒格外饱满。过了三四年，树就长大了。每一棵树上都分出了许多树杈，枝叶婆娑，密密匝匝，荫荫地遮着地面，整个土地已完全被树荫遮蔽了。他的小屋也被遮在了树荫里，中午的地面上，漏下的只是些斑驳细碎的光影。

日复一日，他默默地守着这片树林，守着这份绿色的希望。

有时，他会蹲在那儿，陷入一种冥

想，怀想一些季节里的事情，他这样年龄的人，通常是对季节非常敏感的。比如，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却会经常想到春天。在春天里，他曾多次观察杨树生命萌发的整个过程。经冬的杨树，起初是那样的干燥和生硬，硬生生地挺在初春的寒冷里。可是，几阵春风之后，杨树的枝干就泛出一种淡淡的绿，随之，枝头就萌出圆圆的叶苞，叶苞伸展，就抽出了绒绒的紫红色的穗，绒穗坠落，杨树就涨满了铺天盖地的绿。这个过程，使

他感到欣慰和兴奋，那一段时间，他的情绪总是饱满的，他在林子里走动的次数更多了。他会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抚摸一下青嫩的树干，他好像是想努力使自己的身体吸收树干的力量，或者说是去汲取春天的力量。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人与自然是相通的，当自然复苏的时候，人也会跟着复苏，至少会产生一种复苏的情绪或愿望。

夏天里，夏天里他就没有这种感觉。夏天的土地随着季节发酵着，树林

浓翠欲滴，绿得亢奋，绿得热烈，还有好些鸟在林间鸣啾，所有的生机仿佛都足以让人兴奋，可他，却显得异常宁静。树木已经长高，绿荫之下，土地显得异常的厚重，纵使风疾雨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听到的也如涛声暗涌，所有的急躁和疯狂都已被浓密的树荫遮蔽了。一个人的夜晚，虽然有时有点孤独，但却有一种独特的宁静的幽密，他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有时他会睡得很早，静静地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静听周围的一切。听树叶的窃窃私语，听风从林间悄然溜过，听树梢上阵阵的蝉鸣，听附近一口水井里发出的蛙鼓，他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青蛙是怎样坐在井底，仰望天穹的。中天的月亮，透过树间的缝隙，把细碎的月光洒在地面上，疏落如残雪。这时，他的心也会斑驳在地面上，有一种静谧而陶醉的感觉，他感到一种生命的简单。其实，有一片月光就够了，生命还奢求什么呢？一片月光，就足以照亮你灵魂中的一切，伴着你行走在人生的光明里。他想的就是这样单纯、这样幼稚，好像自己还很年轻，人生的路还能走很远。

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是老了。近10年的守候，使他60多岁迈向了70多岁，他的步履开始蹒跚。树已成材，人渐衰老，人的记忆是否也刻进了树的年轮里？

留住母亲的美

丛颜梅

“三八”妇女节到了，想送母亲个礼物，可是送什么让我犯了难。送花，母亲嫌奢侈；送吃的，最后也都进了我们的肚子；送穿的，又怕母亲说乱花钱……

正犯愁呢，放学回来的儿子塞给我一张摄影卡，说可以免费拍写真，他想着拍出来的漂亮照片，好拿去给同学们显摆。

我连忙打开卡片，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一家新开张的影楼搞活动，“三八”妇女节期间，为所有母亲拍一次写真，免费赠送六张。

突然我有了灵感，我连忙拍拍儿子的脑袋，“穿衣服，走，去外婆家。”

我请母亲一起去影楼，母亲开始说什么也不同意，在我和儿子的联合攻击下，母亲终于缴械投降，确定免费的才跟我们去。

我和母亲每人拍了一组，化妆时母亲很不自在，画上唇彩的嘴巴都不敢闭上了，把我和儿子乐得直不起腰。

影楼会很赚钱，说是送六张，其实给拍了20多张，让我们在电脑前选照片。母亲说先选我的，看看哪张也不舍得去掉，儿子更是想全部留下。我冲着儿子一瞪眼，说超出6张可就要每张收费10元了。我一狠心，闭着眼睛，直到删得只剩下6张为止，儿子气得跑到一边撅嘴。

当打开母亲的那组照片时，我张大了嘴巴。我连忙招呼儿子过来看，儿子看着外婆的照片也瞪大了眼睛。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身宝蓝色的旗袍，颈间一串浑圆的珍珠项链，知性端庄，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也这么美。看着照片，母亲也兴奋地说：“像极了年轻的时候。”

父亲经常说，当年母亲可是女中一枝花，后来嫁给了穷书生父亲，后来才有了我们姐弟，母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我们身上，根本没有时间去打扮。所以在我们的脑子里，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每当父亲说起母亲曾经的往事，我和弟弟只是当父亲为了哄母亲开心的笑话。原来，母亲真的很美，是时间把她的美给带走了。

感谢儿子带回来的摄影卡，让母亲的美再次重现。我留下了母亲所有的照片，还为母亲精心挑选了一张照片放大，还配了一个水晶相框。

母亲把她的美献给了我们，献给了这个家。虽然时光已去，我无法给她留住，但是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尽一个儿女最大的孝，弥补母亲为我们逝去的青春年华，我要把母亲的美留住，不让时间再把母亲的美带走。

诗词欣赏

春中田园作

王维

惆怅思远客，
临觞忽不御。
旧人看新历，
归燕识故巢。
荷锄观泉脉，
持斧伐遥杨。
村边杏花白，
屋上春鸠鸣。

春催农事思远客

曾冬

导读：虽然只是淡淡地描述，却让人感到了浓浓的春意，从而对生活满怀憧憬和展望。

一定是有个雨的早晨，几声清脆的鸟鸣，从房子的某个方向坠落，溅醒闲置了一冬的农具。一只斑鸠灰色的影子，掠过惊诧的眼帘。果园里，杏花似一群银装素裹的新娘，低头颌首，一片纯洁。整个村子被清香和洁白的花朵覆盖。

乡亲们终于按捺不住了，赤脚走出茅檐，感受大地又凉又暖的新意。有人手持磨得锃亮的斧头，修整桑树枯萎的枝丫；有人扛着锄头，踱到田边，察看泉水的来路是不是和去年一样通畅。一年的生计，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流浪了一个冬季的燕子，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温暖的巢。她还会看到一个充满欢笑的丰收年吗？而屋中的主人，鬓边又添了几缕明显的银发。他翻开日历，是想追寻流逝的岁月，还是想寻找今年的希冀呢？

春天真好。诗人忍不住斟满了酒，举到嘴边。猛然又想起离家在外做客的亲人，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开怀畅饮？唉，如此富有生机的日子，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诗人无限惆怅地放下了杯子。



老爸也爱玩微博

雷高林

70岁的老爸最近玩上了微博。一开始，我们特别担心，担心老爸成了手机迷，担心老爸成了低头族，担心老爸身体健康……反正和玩手机有关的种种弊端都被我们想了个遍。

于是，我们建议他还是放弃手里那个能上网玩微博的智能手机，改用那种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人机。没想，老爸戴着老花镜，左手拿放大镜，对着手机屏认真看，右手食指在键盘上费力地一个个戳，一边更新微博，一边振振有词地对我们说：“你老爸是有控制力的，我该健康身体时会去锻炼，我只在下午玩玩微博，再说，更新微博，需要一定的动手、动脑能力，对保持老年人的手指灵活和思考能力很有帮助。”

看着老爸如此坚持，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唉，你还别说，自从老爸玩上了微博，我发现我们和老爸完全就有一种重新沟通和认识的模式。说白了，我们年轻人一个个也都是手机族，有空时不时总要

拿手机出来瞅瞅，这回我的手机总有一个固定瞅的地方，那就是看看当天老爸的微博更新了什么。你还别说，每天老爸固定更新的一条微博里，全是与儿媳生了个宝贝儿子有关的话题，什么《幸福来了》、《我当爷爷》、《孙子哭了》……一系列文字、图片和视频，记录了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平淡的幸福洋溢其间，许多人看了都十分感动。其他呢，还有他的省电小窍门、小区的防盗门问题、公共场合吸烟不文明、提醒大家防盗，等等。

自从老爸玩上了微博，他居然还有了粉丝，有网友留言称：“听你说身边的事，字不多，文不美，却能赚人眼球，很过瘾。”老爸不经意间走在流行的前沿，他的“围脖”粉丝已突破百人。

更妙的是，老爸玩上了微博后，他也不寂寞了，每天用微博和网友们交流沟通，我们做子女的也了解了老爸每天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微博，竟然成了我们与老爸之间新型的沟通和交流平台了！



一男一女，都已50多岁，40年前是乡村学校的同窗，毕业后，在十七八岁的青春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然后，为了生计，女的远走美国，男的留在家乡。这一回，因为举办入学40周年师生大联欢，他们重逢，握手时对视皱纹和白发，才知道彼此间隔着多大距离。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配偶和儿女，如想重演罗曼史，那只是刻舟求剑。好在，牵着手把青春年华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愿望不算奢侈。

于是，他们回到了乡村。她出国前住过的祖屋，因一直由一位远亲代管，没有倾圮。接到通知的远亲早已在门前迎候，拉开沉重的大门，穿过厢房，走进厅堂。尽管远亲费了两天，把厚尘和蜘蛛网清理了，霉气依旧扑鼻而来。天井边沿的青苔，爬到厅堂后头的神龛上。他们坐在泛白的酸枝椅上，久久无言。一屋子塞满了回忆，他们被包围在中央。

久别重逢，也不再是干柴烈火，他们只静静地相对而坐。远处有不可一世的“咯咯”声，离开乡村30多年以后，居然还能马上想起，那是刚刚下了蛋、飞出草窝的母鸡。他们都笑了。巷子外有蜜蜂的嗡嗡和鸟叫。突然，两人目光均齐了似的，停在厅堂一角的小板凳上。先看到一张，再从罐瓮间发现另外一张，他们跃起，每人拿起一张，细细端详。是乡下人放在矮小饭桌旁的凳子，年代太久远了，兴许是祖母的嫁妆，朱红色油漆剥落净尽，原木的白色又被时光侵蚀了百年，变成乌黑。

他们面对着天井的方向，搁下小板凳。男人转

身，在杂物堆里翻，从簸箕、木桶、牛轭下面，翻出一张歪了一条腿的太师椅。女人帮忙，把太师椅的尘土擦去，两人一起，把分量不轻的椅子搬到厅堂中央，小板凳分别放置在太师椅前两尺的介砖地上。两张小的和一张大的，组成一个三角，似默默进行的行为艺术。他们先从各个角度给它照相，天井里斜射进来的秋日阳光，又宁静又鲜丽。凳子和椅子落在暗红色地面的阴影，格外生动。

他们对着太师椅坐着，凳子太矮，身子不能不蜷

老屋的小板凳

刘荒田

曲，还得维持双手抱腿的姿势——那些年月，他们都是这么坐的。太师椅上端坐的，是女子的妈妈，一个从省城被清洗回来的“黑五类”，因为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法官的缘故。她的丈夫早已瘐死在监狱里，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家乡。妇人很有教养，一口纯正的省城话，身上的衣服总是素净的。男孩子串门，和她的女儿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上。她坐在太师椅上，双手搁在扶手上，静静地开讲。那时文革未完，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乡村小学附设的高中班上，多半时间去田里干

活，上课很少。这位文雅的母亲，给两个孩子补课，人性的课，常识的课。不讲大道理，只讲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欧根·奥涅金》、《红与黑》……外国古典名著一旦走出农舍，就是罪恶极的“封资修”。她不怕，她要把精神营养输送给下一代。她善于讲故事，在省城上女校时读的文学书，当时怎样感动她，她就怎么从心里掏出来。在天井里落下繁星的幽光的夜晚，在屋顶呼噜着尖利的北风的黄昏，两个少年抱着腿，

听她讲课，伶俐的女儿不时插嘴，问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母亲嗔怪地白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坐正。男孩子总是默默地听，尽管在课堂里，他是捣蛋大王。

这对男女坐了好久好久，出神地对着太师椅，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乡亲进来，催他们去拜祭村口的社稷之神。

40年前坐在太师椅上讲故事的妇人，如今生活在美国，96岁了，身板硬朗，记忆力奇佳，女儿回国前，她再三嘱咐：向坐在小板凳上的男孩问好。

春天来了

何君林

春天如约而至
包括阳光和雨水
包括埋伏了一个冬天的心事
农民向着田园出发
荷锄挖开膏泽的泥土

我想绕过门前的那棵大树
绕过村头的草垛
抵达向阳处的坡地
或者 低洼处的水田
用手捻一捻泥土
用脚试一试水湿

如果一切可以
就把耕犁的打算变成行动
我想越过一道木门
越过蜿蜒的石墩
抓住立春这个好日子
把犁铧从墙角找出来
把锄头扛上肩头
学习父亲的样子
走到阳光底下
走到大树后面的坡地和水田

我想问问白发苍苍的母亲
或者刚刚睡醒的妻子
家里的麻袋在哪里
我得找到粮食的记忆
找到梦中的种子
然后走进坡地和水田
模仿美丽的烟火
把一年的希望随手撒出去

在这个春天
我只想到了农事
只邀约了土地农具和种子



紫色依恋

胡新华

将你 沉睡在我的梦中
轻柔缥缈在 若隐若现的云端
将你 穿透我灵魂的深处
萦绕缠绵在 呢喃心醉的话语里

紫色 蕴意浪漫
交融一体 那诱人的暗香
依恋 眠眠不休
枕落花瓣 泛起涟漪的水珠
轻轻地 你的闯入

那么自然而然
为我浇灌怒放的花蕾
渐渐地 我的迎合
那么心有感应
为你滋润柔情的馨香

敞开心扉 紫色依恋的心曲
不由言说 爱情
它又一次发了芽
无须开花 结果
只愿一个过程 彼此珍惜拥有